

續金華叢書



竹金華叢書



東萊呂大史別集卷第十

尺牘四

續金華叢書

與陳君舉

謹思明辨最爲急務自昔所見少差流弊無窮者往往皆高明之士也

近思爲學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疏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求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

在我者果無徇外之心其發必有力而不可禦至於周旋調護宛轉入細政是意篤見明於本分條理略無虧欠若有避就回互籠絡之心乃是私意彼此以私意相角一口豈能勝眾舌乎此毫釐之際不可不精察也

要須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凡此病痛皆吾儕彼此所素共點檢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

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尙有眇忽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皇不可剪截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

公私之辨尤須精察

昔者歐范余尹之去韓稚圭袖手於其間又爲諫官於旬日之後亦未嘗皦然暴白從容調娛迄用有濟前輩非無此轍然此段實難必須沈厚堅實六轡在手操縱伸縮無所差失目前人不得加恩他時人無所歸怨乃可

喜事則方寸不凝定故擇義不精衛生不謹

要當共講其遠者大者使異日天下受其賜至於目前事正其綱領足矣

與陳同甫

今日早在學中奉候政劇延佇伏蒙封示孟子提要謹當細觀深考卻得一一請教年來甚苦共爲此學者寥落索居蔽蒙日以自懼今

得兄坐進於此遂有咨訪切磨之益喜不自勝苟心有所未安未達當往復論辨蓋彼此皆已事不敢爲鬲上語也

某茲被給札之命自惟疎遠荷上記識况小臣又無辭避之理第前此求祠未報聞命卽行則非進退之義故復申前請若得俞允則可一意爲學其益甚大苟不獲命則亦須勉強一出第學力未到又復酬酢驅馳終恐不能久安也薛士龍願見甚久又不知不參商否要齋銘當作數語掛名齋中但亦須行止既定有暇乃可下筆爾約酒之喻甚切前此汎接之久政當深局固鑄乃可爾人回畧附問第恐此書到尊兄已離輦下故所欲言者皆不能盡併留面剖也宅唯爲遠業厚自愛

下闕

膠擾亦少暇日耳初意開歲便可會聚今迺知尙在中春治疊少暇亟命駕是望永康亦有同志可以共講貫者否君舉相聚數日近方

還永嘉也孟子說復歸文府其間所欲講論者併留面議也此間士子相接者甚多但志趣堅確規摹開廣蹈履淳篤者殊不多見耳冗甚畧此治報它唯厚爲遠業加重

前日人還恩恩作答殊不究盡游沐手筆從審寒暄不齊尊候萬福某倚廬待盡無足言者論事錄前此固知來意但某竊謂若實有意爲學者自應本末並舉若有體而無用則所謂體者必參差鹵莽無疑也特地拈出卻似有不足則夸之病如歐陽永叔喜談政事之比所舉邊事軍法亦聊舉此數字以見其餘固知其不止此也然此書若出於學者亦不爲無益但氣象未宏裕耳經世之名却不若論事之質也橫渠之學恐不必立一語指名之易傳見令人校對來諭謂世間事不可作意此語誠然吾曹要須深體之非止爲一書設也歐文建本所刊明用原聲兵儲塞垣本論下本論止有兩篇建本中篇乃下篇前輩謂非歐公文恐欲知跋語引策問意思甚有味說神宗介甫處語言欠婉鄙意欲稍增損云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以伯者功利之說

飾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兵民制國用興學校百度交舉而
其實有管晏之所不道神宗皇帝睿智濬發察其非真退之於鍾山
九年不召然天下稍驚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止天下不復道
矣神宗蓋益厭之疆事方興未遑改作此子瞻之所爲深悲而屢歎
也又科舉之文猶有宣政之遺風語亦太勁欲增損云科舉之文猶
未還慶歷嘉祐之盛人以誠意來止安得行吾私於其間哉此語頗
似有病刪此數句文意亦相接蓋處大事者必至公血誠相期然後
有濟若不能察人之情而輕受事任或雖知其非誠而將就借以集
事到得結局其敝不可勝言惟當軸處中者翁受敷施乃可用此說然亦當知斟酌淺深此又非范公當時
地位所謂吾知國事而已安得行吾私於其間哉私本不當有若云
不行已是第二義若又云以國事而不得行吾私又是第三第四義
也固知此語是談治道者常語然吾曹講論政當剷除根源不可留毫髮之病非欲爲高論也所以縷縷者非爲
此跋蓋爲有意斯世者多於此處蹉過往失脚耳此段話更有非
書能盡者尋常兩家多各持門戶少得平實之論更埃面講乃盡雖

范忠宣猶不能以知之欲增損云雖范忠宣始猶未盡知之蓋觀忠宣元祐紹聖之際則深知此理矣所以不欲斷定也委曲之教極見誠意自此謹當奉教向來亦非有所回互但與世醺酢之久雖與故舊書有時筆下多慣耳

前日因回便上狀計已呈徹洊辱教况暨易傳楊氏中庸不勝感刻秋暑未艾伏惟尊候萬福某哀苦如昨比遣人弔士龍昨日方回其子又卧病孱弱未能支持葬地君舉諸公方料理尙未得入手可念可念本欲作數語又喪制且情緒不佳無緣可措辭埃服除不死當爲之本擬來歲雪川莆田各致幾字今遂弁與永嘉而三矣可痛可痛易傳看得猶有一兩字誤已屬潘叔度校讐續送去改正正源錄序中說橫渠二程比孔孟頗似斷定北宮黝孟施舍優劣一語可了孟子必欲擬曾子子夏乃日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此意可見又所謂知崇禮卑之學一語亦尙合商量論事錄此意思自好但卻似汲汲拈出未甚宏裕昔嘗讀明道行狀及門人敘述至末後邢和叔一段方始纓纓說邊事軍法向上諸公曾無一辭

及之恐亦有說高明爲如何來人索書甚急不暇詳悉旦夕別尋便上狀後月家叔葬事當到山間是時若有暇當拜約矣它惟以時自愛

示及近作展玩數過不能釋手如鄧耿贊斷句抑揚有餘味蓋得太史公筆法武侯贊拈出許靖康成事尤有補於世教獨陳思王贊舊於河汾之論每未敢以爲安當更思之章何兩祭文奇作也廣惠祈雨文駸駸東坡在鳳翔時風氣跋喻季直文編語固佳但起頭數句前輩似不曾如此道定或云以予所聞者幾人或云予所知者幾人衆不可蓋故也所見如此未知中否恃愛忘之厚不敢不盡耳更有一說詞章古人所不廢然德盛仁熟居然高深與作之使高濬之使深者則有間矣以吾兄之高明願更留意於此幸甚編史及春秋論俟有到明招之期當預相約庶得面論舊編復納去薛士龍過此留半月徐居厚來此留十日皆極款士龍歷此一番履險知難與向時不同途中曾相見否居厚極有立作士人中殊難得也長沙張文比

累得書平實有味歉然益知工夫之無窮往年豪氣殊覺銷落朱元晦以召命益峻秋涼欲上道且云至衢婺少留引疾俟命皆恐欲知易傳再刊甚有益於學者講下二子史評皆俊秀可喜甚欲一見也專介辱示字不勝感慰秋色日深伏惟尊候萬福某居山間甚安隱但前月下旬以葉丞相歸畧入城見之尋卽還山宅無可言者令叔祖襄奉畢事想辦護良勞文中子序引此意久無人知之第其間頗有抑揚過當處如云荀楊不足勝又云孔孟之皇皇蓋迫於此矣又云續經之作孔氏之志也世胡足以知之哉此類恐更須斟酌蓋荀楊雖未盡知統紀謂之不足勝則處之太卑孔孟之皇皇畏天命而修天職也迫字亦似未穩續經之意世誠不足以知之但仲淹忽得之於久絕之中自任者不免失之過高此意亦當說破也某又以爲論次筆削遂定爲王氏正書蓋非易事少遼緩之爲善序引亦未敢以示人也某此月內須謀拜見惆悵當竣面盡亦欲細觀類次之意也它乞以時護重

伏辱誨字共審秋清尊候萬福某哀苦固無生意而私門不幸八家
叔竟不起疾追痛摧傷肝肺潰裂家叔平生志氣材具百未一試而
遽奪之此痛不特爲門戶惜也涕淚未收而永嘉復報士龍之訃海
內遂失此人可痛可痛春間猶幸相聚半月語連日夜所欲相與肄
習者布置甚長渠亦不謂遽至此也比專遣人弔之尙未回其子雖
孱弱然志操卻可保逝者已矣講葺維持政存者之責此則吾徒所
當共勉也前月末畧到山間爲家叔料理葬事以冗甚故不奉報向
來與觀近製如鄧仲華贊蓋以識此意者少非爲辭藻之工其它亦
隨筆偶及之耳此固非所以共相期者也其高不在文字此語誠然
然登高自下發足政在下學處往往磊落之士以爲鈍滯細碎而不
精察耳朱元晦近遣其子來此讀書頗知其啓處之詳日用間地步
亦自寬展前此傳聞者蓋多過也易傳雖未領然城中亦有人得本
甚便道路間但某意謂前列語錄頗似未安蓋此書本非借助於外
者試更思之宅祈厚爲遠業自愛

日者襄奉遠勤慰奠重以妙語賁飾泉壤此意厚矣荒頓迷錯悼心失圖恩恩竟不得欸語迨今歉然也秋有餘暑伏惟下帷授業尊候萬福某負土冢次日與死鄰追念去歲今日方迎見親輿衛葵之間未及一年目前境界如此憂極成醉忽若向來無恙時猶欲脩溫清事引衣顧見麤經乃知身是罪逆失聲長號往往一慟欲絕也哀苦之餘原省已事大氏十八九不中理方欲洗濯其心深求其所未至但所欠者朋友磨切之助耳吾兄保社今莫已就條理否後生可畏就其中收拾得一二入殊非小補要須帥之以正開之以漸先惇厚篤實而後辨慧敏銳則歲晏刈穫必有倍收然此自吾兄所自了固亦不待多言也某更十數日工役斷手卻復還城中九月末復來課督種殖是時書院中或有暇能撥置過訪爲十日欸否君舉諸公春夏間皆先後來唁但哀苦中不暇晤語君舉亦有乘輿命駕之約但遲速未可前期也偶有便介畧此敘謝窮山中旋假紙墨殊不如禮想辱情炤凶衰不祥不敢敬致尊公問它惟厚爲遠業自重

前日自建康還舍得五月間教賜昨日又辱手字殊以感慰夏末極暑伏惟尊候萬福某留建寧凡兩月餘復同朱元晦至鷺湖與二陸及劉子澄諸公相聚切磋甚覺有益元晦英邁剛明而工夫就實入細殊未可量子靜亦堅實有力但欠開闊耳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乍歸冗甚未暇深攷亦有兩三處先欲商量紀年冠以甲子而並列三國之年此例甚當既是並列則不必云合而附之魏書天下不可無正也序引下文亦云魏終不足以正魏實代漢以法紀之蜀實有紀不紀以法未知如何是以法紀如何魏詔疏有志不知其體蜀條章不爲書詔疏不爲志未成其爲天下亦恐未安蜀固未盡備王者之制而條章可見者恐亦須書自先主孔明之心言之固非以蜀爲成然自論次者言之則其續漢之義亦不可不伸也其餘俟稍定詳讀續得商榷昨日亦到郡齋來諭所欲言者皆詳及矣人回畧此布問它祈節抑自愛秋深至明招當圖欵教

近得桂林報書甚稱益恭殊倚信之也

近恩恩奉答未究所欲言者人至荐拜手字欣審秋暑猶劇孝履寧

謚某還舍近半月適此酷暑疲損猶未甚蘇此月二十五日劉國華
葬須往泉溪會之因留明招數日間月交爲入城之行若路過內白
幸遣一介至明招問某所止庶不參差也三國紀年序引及諸贊累
日已詳看用意高深處亦或得其一二但大綱體製猶有未曉處序
云魏於是乎有書吳蜀合而附之魏書又云魏終不足以正天下於
是爲三國紀年終焉不知魏書與紀年是一書爲復兩書觀三國諸
君贊却似遷固史法每君爲紀而參贊於後者而三國紀年冠以甲
子而並列魏蜀吳則又似合三國爲一者所謂魏武以下諸贊必不
可參於此既並列三國之年必是通書三國不知系於何處豈三國
紀年之外復敘每君之本末而系以贊耶此皆未曉之大者也魏武
贊述來歷甚當但其末舜禹之事兩語未曉魏文帝兩贊深味詞意予奪甚有味
但文帝贊意頗晦又文帝三駕吳謂中國庶幾息肩亦未協昭烈贊論其君臣反復於天意人事
之際所謂妙體本心但費詩之議却似不達時變漢統既絕昭烈安
得不承之非高祖時比也後主蓋亦甚庸所以安之不疑者乃諸葛

公工夫耳武侯贊論以國政歸丞相甚善但謂漢侍中中書令尙書令皆宦者爲之考之漢書亦不皆如此篇末王者之作天猶以爲未疏哉感慨之意甚長但不若後主贊所謂天命果可畏辭嚴而義正也武烈贊論漢末守文之弊及啟桓王之勦翔甚妙甚妙下三贊亦然鄙意竊謂吳四贊尤能盡其規摹之所止殆無遺憾也龐統贊論兼弱之義甚正關羽贊亦穩但來教謂司馬子長雖高不欲學而諸贊命意及筆勢往往似之何耶因便並望見教

下闕

命意又全變其自稱之詞雖曰與前望見然

與前之雅甚且開其贊衣絲巾束楚隨同思千載而不然雖而前

與前意雖同吳四贊次語盡其狀幕之視止而無進趨止則

以左贊贊結末中文字之狀又與前王公敗敗其效甚效不三贊不

以左贊贊結末中文字之狀又與前王公敗敗其效甚效不三贊不

以左贊贊結末中文字之狀又與前王公敗敗其效甚效不三贊不

以左贊贊結末中文字之狀又與前王公敗敗其效甚效不三贊不

以左贊贊結末中文字之狀又與前王公敗敗其效甚效不三贊不

上聞
工本無窮願益勉之謝遣一事亦孝愛所孚感然今政當左右
奉承調娛親意使種種勝於前日乃善人立索書殊不能究盡俟
面展

近游領手誨展玩再三間闊之懷爲之少釋第初聞爲參學計今乃
知以營葬輟行晤語之期尙遠殊悵然耳卽日霜晴伏惟承顏之餘
尊候萬福某官次粗遣第碌碌衆中畧無補報每負愧恐離羣索居
殊不見有進益獨周洪道薛士龍時往還君舉尙未來天民相見亦
疏也示諭銘志淺薄本不足以發揚潛德然游處之久其何敢辭俟
天民送到行狀卽當下手齋銘亦當併納次周丈三兩日偶未相見
俟見卽道盛意也里居游從者爲誰亦時有論著否他所厚爲遠業
崇護

陸子壽前此數日已行極務實有工夫可敬也

近因永康邑中人回附問必已到几格專介又辱手誨口口雪梨之
之况口口口口口口初冬霜寒伏惟尊候動止萬福某官次粗遣但朋